

国民党溃逃时,在南京留下了众多匪特组织。他们四处活动,大肆收罗人枪,自立番号,封官加爵,以山村、水上为根据地,进行所谓的“敌后游击战”,抢劫、破坏交通沿线的商店。散兵游勇手持武器:要钱还是要命?一些老字号几乎天天收到“为党国筹集粮饷”的敲诈信,甚至有人登上新街口中央商场屋顶散发传单,公然造谣“蒋委员长就要回来过中秋节”,闹得人心惶惶。



陈龙

清剿“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”纪实

“救国军”成员终于现身

南京解放不久,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下的死命令是:请公安局的陈龙立刻在全市做一次彻查,把一批罪该逮捕的死不改反动分子、负隅顽抗特务分子、首恶必办分子,搞一个方案,狠狠地揍他一下!

刚刚才来接任龙潜(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任上离休)局长的陈龙也是赫赫有名,毛泽东曾4次点将,要他做自己身边的保卫工作。

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,临行之前,中央在议定警卫问题时,毛泽东要陈龙做随身警卫,康生嫌陈龙“武了点”,毛泽东“要的就是武”,于是陈龙奉命护驾。40余天的朝夕相处,毛泽东喜欢上了这个智勇双全的卫士长。为这段经历,毛泽东打破常规,特地送给陈龙一块欧米茄手表。

这是第一次,其他三次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。1958年,陈龙在公安部政治保卫局长任上病逝。

此时陈龙的拳头已经握得很紧,但不知往哪儿砸。这几天,他心里不大痛快,因为没啥像样的线索上来,不是谁家的鸡窝被掏了,就是谁家窑子铺的嫖客死皮赖脸不付账。这哪儿像案子?和鸡毛蒜皮没两样嘛。就在陈龙犯愁窝火的时候,一份简报让他兴奋起来。昨儿下午,江宁市局破获两起匪特持枪劫案。一起是4名匪特手持枪械大刀,拦路抢劫了一农民用做支前的300斤军粮和半片猪肉,并将农民砍成重伤;另一起属一般劫案。经查两案均由“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”所为。

陈龙不觉一惊,立即叫来政保处长马敬铮,操着东北口音问:“这帮人在哪儿?”马敬铮:“县局看守所。”

“走!”陈龙二话没说,抄起家伙就往楼下走。

马敬铮见状急忙招呼侦察科长邱路和司机。和陈局长一块儿出门,马敬铮总是谨慎从事不敢大意。待邱路他们匆匆赶来时,陈局长早上了吉普。司机动作麻利不敢耽搁,一脚油门,吉普车“呼”地窜出大门,风驰电掣般朝中华门外疾驶而去。约摸50分钟后,他们来到县局所在地东山镇。吉普拐进一条林荫小道,小道尽头,是由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警卫的县局看守所。

50块现大洋买了个少校头衔

江宁县局局长在大门口迎接陈龙的到来。他边走边介绍说:“案犯都在屋里给押着,主犯余兴钊是‘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’江宁县独立大队大队长。这是缴获的作案工具和物证。”他朝墙边的长条桌上指了指。

陈龙走过去一看,有土造手枪、大刀,有抢得后的三包军粮和那片猪肉。跟在他身后的县局长拿起几块长形布条汇报说:“这是从匪特胸前摘下来的,匪特活动时都戴这玩意儿。”说着将布条递给陈龙。陈龙翻看了一下,正面:左边印有“梅花图案”,剩下的部分用宋体字印有:“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”;背面是姓名、番号。

接着,他们来到关押余兴钊的房间。陈龙开门见山:“你们有多少人?”

“40。”余兴钊纯江口音。“那好,谈谈你们的组织。”“按上峰指示,”余兴钊双手抱拳,“长官,本大队辖三个中队,



南京新街口原国民政府中央交通银行。当年,马俊飞和毛吉林就是在这里接头的

中队下设三个小队,小队下设三个组……”

“军衔?”

“少校。”余兴钊露出一副物超所值的神情,“长官,我就花了50块现大洋……”陈龙上下打量他一番,打断道:“啥任务?”

“搜……搜集武器,积蓄力量,等待应变;搜……搜集情报,了解共军行动和人事安排。”语言开始结巴起来。

陈龙紧追不放:“咋活动?”

“有三条,”余兴钊的态度显然有从宽的渴望,急忙回答道:“一是,单线领导,不许发生横向联系;二是,发展对象:溃逃、退役的军人以及愿效忠党国者;三是,经费来源暂向富有者筹集……”

马敬铮问:“你们抢劫就是筹集经费吧?”余兴钊低头不语。陈龙冷笑一声,直取关键部位:“刚才提到的上峰是谁?住哪儿?”余兴钊一愣,结巴得更厉害了:“我……我也……不清楚。不过,常和我……我联系的叫马俊飞,至于住什么地方,因为是单线联系,不便打听。听人说,好像住夫子庙、白鹭洲一带。”

陈龙思忖,决定再挤一挤,严厉道:“余大队长,要想得到宽大处理,就必须老老实实,爽爽快快地交代!”

余兴钊哆嗦着:“马俊飞向我布置过两次任务,第一次,他给了我一份行动纲领,上面有我们的总任务……”

邱路(在江苏省安全厅长任上离休)最后又追问了一些马俊飞的体貌特征等,便结束了审讯。

“军粮抢劫一案需要继续深入。”待押走余兴钊后,陈龙望了一眼那块欧米茄,即刻命令道:“一、猪肉和米尽快送到部队上去;二、请县局慰问受伤的支前民工,做好安抚工作;三、余兴钊暨所属匪特的抓捕任务由县局执行,必要时公安总队支持。四、邱路立即接手城里的线索,县局配合,循线追踪,彻底消灭这股武装匪徒。”命令是就地下达的。

不走正道的儿子愁坏了老父亲

第二天一大早,邱路迅速把警力撒了出去,自己来到夫子庙附近的鹭峰寺派出所,所长积极配合,马俊飞没找着却找到了他的父亲马永福。这是一位50多岁的老工人,南京解放前夕由于老板跟国民党跑了,厂子倒闭,工人们都被清

退回家。他只好自谋出路开了一间杂货店,总算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。

老人家已没啥烦心事,唯一犯愁的就是担心儿子马俊飞不走正道,误入歧途。今天一听说公安同志为儿子的事找他,就恨铁不成钢地骂道:“好个兔崽子,难怪最近常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到家里来了……”

“马师傅,光着急没用。孩子大了,你还能把他拴在腰上不成就?”邱路安慰道,“这样吧,还是先教育,让他回心转意,重新回到政府和人民的这边来!”

马永福长长叹了口气,愧疚地说:“唉!这兔崽子落到这个地步,都怪我没教育好,给政府添了这么些麻烦。邱同志,陈所长,你们放心,这兔崽子回来,我一定让他自己去坦白交代,争取公安宽大处理。”

老马愧疚是有原因的。1941年马俊飞高中毕业,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教导团受训,1945年抗战结束,入首都警察厅任警士、巡佐,混得还算有个模样。南京解放后,按照“包下来”的政策,马俊飞因有文化懂业务,被三分局(今秦淮公安分局前身)石坝街派出所留用。但三个月前,这小子因为逛窑子找妓女,被除名。

果然,马永福当天下午揪着儿子来了。进来时,马俊飞目光恐惧了好一会儿,紧张的神情才放松下来。

几句话一谈,马俊飞一听兜了底儿,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。于是就交代了参加匪特组织的经过,以及与匪特联系人毛吉林和钱惟周的关系。毛吉林是马俊飞的上线,自诩替蒋智镛传达口令,而蒋智镛就是蒋经国的化身。两人约定的联系方法是:4的倍数日期,譬如:4号、8号、12号……接头地点:新街口东北角的原国民政府中央交通银行门口。钱惟周则是马俊飞的下线,此人明里是中山南路新都大戏院(现为大华电影院)总务长,暗里却是“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”的副总队长,还是马俊飞入伙的介绍人。

马俊飞入伙过程不复杂,他在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南区警署干过。南京解放后他辞旧迎新,但没干几天就泄了气,因为新警规矩太多,而且不自由捞不到好处。对此马永福想管却管不住,只好随他去了。马俊飞逍遥自在惯了,只要兜里一有钱不是看戏凑热闹就是逛窑子找窑姐儿,一来二去就和钱惟周混熟了,彼此联系没那么些的繁琐。

而马俊飞新旧两种不可多得的经历正是“扯大旗,拉队伍”急需的人才,于是未经组织部门严格审查,便被当作特殊人才引进了。

邱路不想急于汇报,但有个问题在脑海里一直难以消解:小蒋已随老蒋逃亡台湾,小蒋虽比不上老蒋德高望重,可凭借老蒋的余威也握有一柄令人敬畏的权力,怎么会亲自为一个区区的匪特组织充当首领呢?

他最后的结论是:蒋智镛不是蒋经国,而是另有其人,而且就在自己眼皮底下。这个“蒋智镛”究竟是谁?现在藏在哪个角落?想揭开这个谜底,只有从毛吉林或钱惟周两人身上去找了。

邱路正想着,那枚“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”胸章的鉴定报告出来了。通过对市区27家私营刻字店所刻的仿宋字比对,发现是山西路“发记”刻字店所为。“发记”店老板叫王宝发,据他交代,他刻了“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”、总指挥蒋智镛的大小关防共计十八枚。

侦察员刘健进来,向邱路请示下一步行动。邱路沉吟片刻:“马俊飞的思想工作要进一步,钱惟周可以暂时监视控制起来,先不管他。目前的重点,尽快突破马俊飞的上线毛吉林,就是说:立即密捕毛吉林!”

密捕毛吉林,截获“密令”

4月12日,马俊飞终于等来了与毛吉林接头的日子。这天上午,新街口原国民政府中央交通银行大楼前,人头攒动熙熙攘攘。

马俊飞按照邱路制定的方案,佯装抽烟,观察着每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人。他将烟蒂扔进垃圾桶里,一抬头发现左前方第二根电线杆下,站着一个人,满脸络腮胡,鼻梁上一副黑框眼镜,穿着一件深灰长袍。马俊飞定神一看,正是毛吉林。毛吉林在确定周围没有异常后,才绕着弯子来到马俊飞面前。

两人一前一后进到一个小酒店,不动声色地进到小包间里,要来酒菜。待伙计离开,马俊飞压低声音问:“近来,上峰有什么指令?”毛吉林低头佯装整理袖口,顺势掏出一张小纸条,压在菜单下推了过去:“蒋总指挥训令,务必

迅即传达。”马俊飞动作自然得体,将纸条放进了贴身口袋里。转眼功夫,毛吉林已三杯酒下肚。“兄弟,近来形势不妙啊,要谨慎从事。江宁的弟兄们算是倒了大霉,全给包圆儿了。那边是你负责的,可要当心哟……”

这时,马俊飞想起邱路的叮嘱,拿起酒壶,把两个杯子给斟满了,自己先举杯:“毛……兄,你我能熬到今天,也算是命里走鸿运……可不能光说话不喝酒呀。来,小弟我敬你一杯。”一仰脖子,先干了。

马俊飞加快速度接连干杯,也是邱路给指点的,因为再好的酒量也架不住快。果然,毛吉林很快就烂醉如泥。马俊飞付完酒钱,架着毛吉林歪歪倒倒地来到门外。一辆黄包车迎过来,拉车人是化了装的刘健……

蒋智镛原名叫蒋云龙,行伍出生,上校军职,渡江战役打响前,国民党军委作战部撤退时把他给落下了,他走投无路便就地潜伏下来。在短短的五个月内,他就组成一个南京总队,一个皖南指挥部及五个纵队,四个独立支队。他们散布于南京郊区、皖南皖北及苏锡常一带,仅南京总队就有四百来号人。

队伍拉起来后,蒋智镛运筹帷幄,拟出行动纲领。战略目标:反共救国。任务:消灭共党。行动方式:不攻坚不打硬仗,潜伏区县政府、乡镇公所,伺机策动共匪官兵。对共产党储存的粮食、枪械、弹药、被服等重要仓库,必要时予以利用或破坏,策应蒋委员长反攻大陆。

该敌情迅即上报给华东公安部,以便各兄弟公安局展开侦察,并采取一致收网行动。

“救国军”全军覆没

19日夜,陈龙办公桌上的电话骤然响起,这是正在一线实施监控的刘健打来的,报告说:此刻,蒋智镛正带着一帮人在“军部”驻地——即二区(白下区前身)科巷12号之6举行入伙仪式。陈龙撂下电话,抄起家伙,直扑蒋智镛的老窝……

蒋智镛的窝点早就被严密地包围起来了。陈龙把袖口朝上捋了捋,右拇指抵开枪机,向邱路示意了一下眼神:“上!”

侦察员刘健腾起右脚,对着门奋力踹了上去。动作粗鲁了些,但要的是震撼性。门“嘭”的一声被踹掉了,他们随即猛冲了进去,齐声喝道:“不许动!缴枪不杀!”正“歃血为盟”的匪特,被突如其来的断喝声惊呆了。梳大背头,不高不瘦,嘴里包着大金牙的钱惟周,假装举手,趁着光线昏暗,收回右手往腰间摸去。

“砰——”说时迟,那时快,陈龙枪口一抬,照着钱惟周的手腕点了一下,企图顽抗的钱惟周立时蔫了。其余匪特见大势已去,便自动缴械,纷纷抱头蹲下。此时,背后忽然传来“扑通”砸地声,紧接着又是“哎哟”一声惨叫。陈龙回过头望向窗口,只见窗沿下趴着一个人,原来蒋智镛拉开窗户想趁乱夺窗逃跑,谁知刚爬上窗沿,便被窗外的一只手掌猛地击了回来。

随着“蒋总指挥”的落网,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全军覆没。

(未经许可,请勿转载)

薛东林